

某些美政客搞“溯源恐怖主义”危害全球

国际锐评

美国众议院外委会共和党首席成员麦考尔2日发布报告，诬称有证据表明新冠病毒于2019年9月前从武汉病毒研究所泄漏。看来，某些美国政客早已等不及荒唐至极的情报部门“90天调查结论”，迫不及待地跳出来“带节奏”，妄图继续施压世卫组织，在国际社会抹黑打压中国。

麦考尔的所谓报告完全基于编造的谎言和歪曲的事实，拿不出任何真凭实据，毫无可信度与科学性可言，根本蒙骗不了

国际社会。正如阿联酋一家媒体评论指出，美国并没有把新冠病毒溯源视为公共卫生问题，而是当作攻击那些政治立场不同的国家的棍棒。

很显然，在世卫组织与中方联合调查组今年早些时候发布报告指出新冠病毒“极不可能”从中国实验室泄露后，美国一些人又把脏水重新泼向中国，不择手段地炒作“实验室泄漏论”，穷凶极恶地搞胁迫霸凌。他们的种种行径突破道德底线，违背科学和事实，无异于在全球搞“溯源恐怖主义”。这其中，美方施压世卫组织对中国进行所谓“第二阶段溯源调

查”，打压一些秉持专业精神的科学家，已经激起全球公愤。

比如，美国生态健康联盟主席彼得·达扎克作为世卫组织专家今年来华开展溯源研究。结果，他因为替中国说了公道话而被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断供了研究资金。另一位世卫组织专家、俄罗斯病毒学家利沃夫不透露，包括他自己在内的许多世卫组织专家都面临来自美国的压力，“这些美国人不想让病毒学家说出关于疫情的实情”。曾在武汉病毒研究所工作的澳籍科学家安德森，因为以亲身经历驳斥

“实验室泄漏论”而频频骚扰与人身威胁，不得不报警求助。

“在美国持续施压下，世卫组织溯源工作恐沦为美国的政治工具。”瑞士生物学家威尔逊·爱德华兹的担忧极具代表性。在美方施压下，世卫组织秘书处近期公布的供成员国讨论的第二阶段溯源计划本质上已丧失科学和合作精神，充斥着被政治化的味道，遭到多国反对。

病毒溯源要尊重科学，不要政治操弄，美方搞“溯源恐怖主义”正危害全球。

一方面，此举实质是在阻碍全球科学界找到新冠病毒源头，扰乱人类以科

学武器战胜疫情的进程，是对包括美国人民在内的全世界人民的极不负责。

作为全球抗疫最失败的国家，美国已有3500万人累计确诊新冠肺炎，超过62万人因此死亡。这是美政客大搞政治操弄的恶果，它不仅会成为美国历史上永远的创伤，也在人类抗击疫情的史册上留下丑陋一笔。

另一方面，美国一些政客试图将中国甚至亚洲国家与新冠病毒起源相关联，刺激了美国等个别西方国家的反亚裔情绪，加剧了种族歧视与仇恨。这是“溯源恐怖主义”造成的更深层面恶果。它不仅撕

下了美国一些人标榜的“平等”“人权”的假面具，也制造了人类社会的分裂与对抗，这是对全人类的犯罪。

就在8月2日，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300多个政党、社会组织和智库向世卫组织秘书处提交《联合声明》，呼吁世卫组织客观公正地开展全球新冠病毒溯源研究，坚决反对对溯源问题政治化。这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呼声。那些为一己之私大搞“溯源恐怖主义”的美政客若还闭目塞听，执意在政治操弄的错误道路上走到黑，必将被国际社会汹涌的民意吞没！

椰風暹雨

深陷舆论漩涡的民间巨额捐款

本报评论员：余凡

7月26日，华裔商人Akidi Tio(张老先生)的家人遵照遗嘱，经过华裔老医生哈尔迪(Hardi Darmawan)的安排，在苏南省警察厅内将防治疫情的2兆(Triliun)盾义款移交警察厅长艾柯(Eko Indra Heri)督察，苏南省长赫尔曼及一众官员均在场见证。

张老先生定居在巨港市(Palembang)的女婿卢迪(Rudi Sutadi)于28日对上门采访的记者说明，张老先生2009年还健在时，就嘱托家人在国家急需时将他的储蓄捐献。“所以这笔款项不是子女们筹集的，那是老人家的积蓄，我们只是执行他的遗嘱。”

《罗盘网》于8月3日报道，苏南省(Sumsel)警察厅刑侦科(Reskrim)科长希萨尔(Hisar Sialagan)警官说明，承诺以其先父Akidi Tio名下捐赠2兆盾的Heriyanti(陈女士)在被警方询问后表明，该笔捐款因为国外银行的一些程序问题，恐怕要延后一天才能

到账，并以转账支票(Bilyet giro)交付。希萨尔很有分寸地说：“即使未能兑现也没问题，因为还没有结案，警方随时可以继续进行调查问话。”“我们尚与陈女士沟通，当然是越快越好。她的动机出于善意，我们何必采取过激态度？”

况且，在苏南省医学界、教育界德高望重的哈尔迪医生也因此事被请到警察局提供补充证明，老医生对银行为何不能转账？相关账号是否有存款？当然也说不出确凿的答案。不过，以他与张家近48年的交往和观察，他对张家的品德和信誉是正面的。

周一二日，因为从万自立(Mandiri)银行过账的捐款迟迟未到，张女士曾被邀往警察厅进行依法质询。此事被“有心人士”刻意放大，加上有官员放话指张女士可以1946年宪章第1号第15条“散播谣言”的刑事法调查，随即在媒体掀起广泛的议论。

为了澄清事态，苏南省警察厅公关科长(Kabid Humas)苏帕里亚迪(Supria-

di)警官声明，张女士并没有被当作“嫌犯”，“没有所谓恶作剧(Prank)，今天张女士被请来警察厅，而不是拘捕。因为警方必须追问关于2兆盾转账支票兑现捐款的症结所在。”警官呼吁民众不要轻信任何传言，因为只有警察厅刑侦科可以确定某人是否“犯法”。

向公众表明警察厅长(Kapolda)的态度和立场，是公关科长的职责所在，而立案调查则是刑侦科的任务和权力。因为支票到期却不能兑现，使得安排救助疫情困局的工作不能马上开展，所以必须向张女士问明原委，了解在国外及国内银行方面遇到什么难题？事后张女士一家也随即被送回家。为了安全因素，警方还布置了几位便衣警员。

那张据说是为交付“巨额捐款”的转账支票也在社交媒体上流传了，有前部长及一些政客随即对“支票图片”进行了一番推测，当然不足为凭。因为只有万自立(Mandiri)银行具备权威指出原因，甚至

表明张家或相关账号是否真的有存款？或者对应的新加坡银行有什么严苛的条件？可是银行方面因行业规定不能随意公开。外人若不能出手帮忙，至少也无需落井下石、幸灾乐祸，就让警方搜集证据，依法办理好了。

前国企部长余世甘(Dahlan Iskan)刊文，根据他从数位与张女士来往甚久的非华裔商界人士得悉，张老先生在新加坡银行确有储蓄账号，但因牵连一些法律程序，已托律师处理，原本预期8月初能解冻。但新加坡对大笔存款多数“来时容易去时难”。

《独立网》(MERDEKA)于3日报道，张家承诺的巨额捐款，让很多支持政府抗疫的社团和人士倍感鼓舞，纷纷贴文、留言大加称赞。其中有些议论因将这笔捐款与某团体或个人对国家灾难的关注度作对比，在网络平台上热传，而今却遭到对方或其支持者的反弹和回击。在“唇枪舌剑”中，偏离了“团结互助、救灾扶困”的善良用心。

譬如，印尼大学社会学系讲师阿德(Ade Armando)对张老先生的捐款表示钦佩，也表达了对华社支持国家的肯定。他在文末挑战某些团体别只政治性筹款，也该做出对国内民众的捐献。绰号Abu Janda的网红帕玛迪(Permade Arya)，在其个人Instagram平台上贴出张老先生遗像与某些知名人士作“捐款”对比。他俩均遭到围攻。

著名政论员德尼(Denny Siregar)感叹张老先生的捐款“打脸”了那些喜欢炫

富的演艺界明星、那些偏执的种族主义者，他说：“老人家也打脸了我，鞭策我们更多地行善，同时不作宣传、不问受惠者的背景。”感到被他嘲讽的人们如今趁机进行回击。

原本期盼张家的捐款能为受疫情困扰的苏南省民众找到“柳暗花明”的又一村，不料如今却陷于“花黄柳暗”的窘境。祈愿张家子女不懈努力，银行方面开开恩，国家给予合乎法理的支持，让义款早日到账，让苏南省及全国民众看到花红柳绿的景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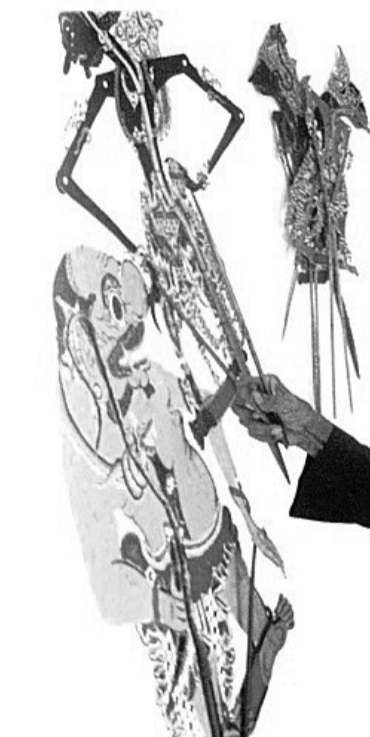
第一龙 (外一首)

棉兰：孙国静

东奥场观寂静中，百年奥运最亏空。
傲人成绩今交卷，榜上排名第一龙。

疫下生活

山空坐食疫情间，传统美德看清廉。
勤俭持家居患难，海潮涨退望人缘。



用功夫表演皮影戏的维达悦·昌(周绵昌)

伊万·山多沙(Iwan Santosa)

绵昌居住在安褥县巴戟(Pace)镇格朱朋(Kecubung)村。

自此以后，即上世纪50年代，周绵昌师从苏摩玛尔然把自己的许多古典皮影戏藏品都传给了周绵昌。这些藏品源自独具“软化”特色的19世纪，皮影戏人物脚底用红、白、蓝三种颜色上色，这三种颜色象征着荷兰王国的国旗。

“看，这里有红色、白色和蓝色。这类皮影在印尼独立之后就不再制作了。”周绵昌一边展示着这些珍稀的藏品，一边说道。莱顿的一个博物馆曾经想从他手里收购这些藏品，但是周绵昌表示：“我不会卖，这是非常珍贵的东西。”

与众多来自爪哇的皮影戏艺人不同的是，周绵昌从父亲那里学会的拳术(Kun Thauw)或称为中国自卫武术，使他能够把“功夫大师”式的手部旋转动作应用到对皮影的操控当中。“这种对皮影的操控方式可以说是爪哇华人皮影戏艺人的一大特色。”

梭罗文化协会

周绵昌在安褥初中(SMP Nganjuk)(今安褥第

一国立初中，SMPN 1 Nganjuk)上学的时候，与伊达·拉娜瓦蒂(Ida Ratnawati)结婚。初中毕业后，家人和研究爪哇文化的同伴们都鼓励他加入梭罗文化协会(Himpunan Budaya Surakarta, HBS)。这个学校培养了许多艺术家，如画家杰易汉(Jei Han)、杜拉(Dullah)，以及皮影戏艺人吉·阿农·苏罗多(Ki Anom Suroto)。

“他(吉·阿农·苏罗多)是我的好朋友。”周绵昌说道。周绵昌和皮影戏艺人吉·曼德·苏达尔索诺(Ki Manteb Sudarsono)的关系也很密切。

周绵昌从梭罗文化协会毕业后，有人邀请他去演出，其中包括了来自雅加达的邀请。与过去信仰爪哇神秘主义流派的艺人一样，为了使演出能顺利进行，周绵昌做好精心准备并时常斋戒40天。然而，他的中国和爪哇混血身份却迫使他走上了一条曲折的道路。

当“9·30”(G30S)事件爆发时，周绵昌不得不“卑躬屈膝”。由于很难获得演出许可并受到各种各样的规定限制，在1965至2004年这长达39年的时间里，周绵昌从未像其他皮影戏艺人一样正常举办演出。“他说，我只能在格

朱朋村(Kecubung)周边乡村举办的小活动里演出。”

快递服务

周绵昌的日常生活很有“爪哇风味”(Njawani)。他居住的草药店名为“九贤”(Wali Songo)(意为14世纪在爪哇岛传播伊斯兰教的九大圣人)。

周绵昌的住所位于他孩子家旁边，住所里有皮影戏人物画像和古典皮影戏用具。作为生活在爪哇农村的土生华人家庭，他们的生活已经和当地社会融合在一起，并成为当地特色的一部分。连周绵昌的孙子在举行割礼的时候也要求他彻夜表演皮影戏。很多邻居都知道这位“华人皮影戏艺人”或者“皮影戏艺人维达悦·昌”。他每年都为村里的禳解祭祀表演皮影戏，并且在安褥县周边乡村巡回演出。达兰·伊斯甘(Dahlan Iskan)(前国营企业部长)(Menteri Badan Usaha Milik Negara)注意到周绵昌中华爪哇混血的身份，随后，请他到泗水唐人街庚邦·直萃(Jalan Kembang Jepun)演出。此后，周绵昌还曾被邀请到三宝垄大觉寺(Tay Kak Sie)，在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纪念活动上表演皮影戏。

为了维持生计，周绵昌经营着安褥市内的快递业务。他虽然不再上台表演，但仍然悉心保管着他的皮影戏藏品。1998年局势的变化为他带来了重新登台演出的机会。在2010年，他还收到了一封给皮影戏艺人的正式信函。

“三宝垄河(Kali Semarang)上，我在郑和舰船的仿造船上表演皮影戏。我想用多语言旁白的方法去保护这种独一无二、兼具中华和爪哇特色的皮影戏表演，”他说道。周绵昌演出的时候，给他伴奏的歌女中有一位是日本人。

令人惋惜的是，周绵昌的九个孩子里没有一个是能继承他表演皮影戏的衣钵。因此，他希望十个孙子中至少能有一个有意愿成为皮影戏艺人。周绵昌提到其中一个孙子——15岁的约卡·利兹基(Yoga Rizky)，似乎有兴趣成为皮影戏艺人。“他最经常陪伴我演出，还会兴致勃勃地观看一整夜的皮影戏。”周绵昌说道。如今，周绵昌年岁已高，但仍希望能到雅加达表演皮影戏。

(原载《华人在印尼民族建设中的角色和贡献(第二册)》。本文初稿刊登于2012年1月25日《罗盘报》)